wangluo
wenhua congshu
网络文化丛书

FENGYE KOUWEN DE GUOFENG

枫叶叩问的国风

唐散宜 编

WANGLUO WENHUA CONGSHU

HEBEI RENMIN CHUBANSHE
河北人民出版社

http://www.GuoFeng.aau.net

wangluo
wenhua congshu
网络文化丛书

WANGLUO WENHUA CONGSHU

http://www.GuoFeng.aan.net

FENGYE KOUWEN DE GUOFENG

枫叶叩问的国风

唐散宜 编

HEBEI RENMIN CHUBANSHE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枫叶叩问的国风 / 唐散宜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
（网络文化丛书）
ISBN 7-202-02678-3

Ⅰ.枫… Ⅱ.唐… Ⅲ.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3698号

丛 书 名	网络文化丛书
书　　名	**枫叶叩问的国风**
编　　者	唐散宜
责任编辑	王云弟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阿　斗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202-02678-3/I・564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赵毅衡

人类回顾20世纪时，将发现该世纪对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发明，是电子技术。20世纪末世界最大的变化是电脑联网，而21世纪的世界，将是电脑网上的“有效世界”(virtual world)。

Virtual，中文原译为“虚拟”或“拟实”。这几个中文词，都略有贬义，似幻非真。其实拟实世界比实际世界更真实。拟实市场，拟实银行，拟实股市，比“实际”机构效率高得多。我们将说的是，联网上的文学刊物，比您手中沉甸甸的书，可能更为精彩。21世纪的拟实世界，将超出任何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因此我建议译为“有效”。

我不是说电子万能。电子游戏的拟实世界，可以让不敢或不能赛车、驾机、滑雪的人，也有惊无险地过瘾。但是，看那些电子游戏瘾君子苍白的脸色，这个拟实世界毕竟不够真实，“运动项目”也不够有效。“世界电子运动家协会”正在申请奥林匹克正式立项，我奉劝他们过一个世纪再申请。

说到文化，能在网上出现“有效”的文化吗？

我想联网的最有效处，恰恰在于文化。文化有几百种定义，我在《符号学导论》中把文化定义成“一个社会中所有表意活动的总集合”。

所谓表意，就是信息传播。并非所有的表意都能用电子，但是非电子表意的范围正在急剧缩小。例如，我原先认为，至少恋

爱是无法电子化的。现在，据报告说，网上交友征婚已成为时髦，“拟实恋爱”成为有效的罗曼蒂克。

早在50年代，电脑网络尚在任何想象力之外时，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鲁汉就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中介即信息”。听起来好像是20世纪初英国培尔与弗赖“形式意味”论的推演，其实不然。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确难以区分。其他信息，明显可以而且应当得鱼忘筌。麦克鲁汉命题，当时是难以接受的邪说：我们从电台听到一条新闻，又在报上读到同一条新闻，中介不同，新闻不还是同一条？信息的权威性，牢固地确立在源头，渠道只是一种分流方式。

到了卫星电视与电脑联网时代，我们都能理解麦克鲁汉的先见之明：的确不同，报道的速度，传播的覆盖面，图像的直接，接收的便利——这一切合在一起，现代传媒直接影响了现代世界的运行方式。创造历史的固然还是英雄或群众，而传媒却在创造英雄或群众。

回到眼前的题目：今天我们从网刊上读到一篇好散文，河北人民出版社有远见的编辑，印在这本书里。难道它们不是同一篇文字？

的确不同。这套书选的是“海外中文网刊”。身居海外者，切身体会到网刊与“传统刊物”的根本性区别。传统刊物，在海外一直有，至今有人在办，大多是“前文化人”瘾发难忍，重做冯妇。但是读者过于分散，邮费比刊物还贵，只有若干华人聚居处，可以本地发行。销量有限，亏本倒贴，以至于有“要想害人，劝他办刊”的说法。

这么说，网上中文刊物，网上文学，是海外中国人不得已而为之。5年前中文网刊刚出现时，确是如此，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网刊的意义远远超过克服散居的困难，正在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性网上汉语文化，不再有海内外之分。我个人估计，面向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般读者的网上中文刊物（就是说，不算专业刊物与特殊集群刊物）现在至少有300多种；如果加上另有文本、“兼带”上网的报刊与广播电视台等，说500是保守的估计。这个繁荣的局面，是最近3年的事。今后3年，中文网刊，数量将以千计。

最销行的网刊，每天有7万至8万访读者，其“发行量”，正在超过海内外任何传统刊物。无须费力想象，我们可以预料，今后的刊物，可能网上本是“正版”，印刷本则副之。

中文网刊，并非一片光明。有若干难处，但也造成网刊文化的特点。

首先，网刊的取读，完全免费。办刊者，写作者，何以谋生？一般西方网刊，靠广告收入。在中文网刊做广告者，大都是旅行社、电话公司之类。网上邮购，又会遇到一个距离问题。邮费一加，几乎无利可图。因此，至今办刊者是业余爱好为主，写作者则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写。著述无法再为稻粱之谋，网刊文学是真正的“纯文学”。

中文网刊的第二个特点，是编者、作者、读者的“身份”：大部分是理工科学生，或科技从业人员，与传统刊物很不一样。比较而言，中国文人，以及他们影响下的文学爱好者，以四体不勤为正宗。不太喜欢摆弄机器，在电脑上也比较笨拙。因此，网刊文学，是由文学圈外人主持的。拿坚持最久的两份文学网刊《橄榄树》与《新语丝》来说吧，前者的发起者祥子、胡坚、马兰，都是工科金融科的学生，后者是生物学者方舟子一人打下的天下，至今也是他一人单干。

这倒也罢，现代中国作家、出版家，学医农工出身的，也数得上一把。但是读者群的身份，对刊物发展的影响更大。中国文科学生，至少在国外的部分，与电脑的距离早就在缩小，相当原因是他们必须用电脑写作业。我想国内的文科学生，不久也会被时代赶上电脑网络。

不过，编者作者读者成分的变化，对于网刊文学的风格，不无好影响：中文文科教育传统，造就的做作文风、掉书袋的习惯，判断上的成见，都不再起作用。网刊作品的质量，一直使我惊喜：远远比一般报刊的文学副刊强。形式实验，往往肆无忌惮；笑骂嘲讽，则汪洋恣肆。多姿多态，形形色色，那种自由度，是摆脱了“主流文学”种种束缚的飞翔。

网刊的另一个好处，是几乎没有篇幅限制。编者想发表多少都可以。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除了读者机器的下载速度（此问题在新一代芯片电脑上似乎已经解决）之外，还有个阅读方便的问题。本来网刊读者，就有速食消费的习惯。篇幅太大，在屏幕上读起来，需要的耐心就太多一点。

《橄榄树》的做法，是每期分成ABCD4册，读者各有所好，自行捡取。每期“首页”，重点推出一位作者，看来是有造就一个“橄榄树”文学派别的雄心。

与新闻网刊不同，好的文学作品，越陈越香，赛如酒窖。但是累积起来，查索就是难事。传统刊物的做法，是作者另行自己出书，各自归类。网刊不能回到这条老路。《新语丝》作为散文刊物，篇幅极大。5年来已经发表上千篇。于是采取打散重编，分题归成专集，等于在网上出了10多本不断增加篇幅的散文集。《橄榄树》则本着更重视作者个人的编辑思路，采用给每个作者单独合集的方式。

网刊文学，在网上文化中，本来应当是最困难的，却由于一些编者无私的努力，坚持不懈，而且不断创造新的“出版”方式，成为网上文化特别精彩的部分。它与“主流文学”的间隔，也在不断缩小。《橄榄树》编委中，就有京不特、吴晨骏等海内外“纸笔”诗人作家参与。

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网上文学丛书，功德无量：一方面给平时不太读网刊的国内读者，介绍新的载体上的新的文本

样式。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信号：传统媒体的编者，正在开始注意新型的出版家。

网刊坚持下去，文学主流的流向，就会成为一个危机。到那时，整个文学界都会明白，新的中介，已经给我们创造了新的文学。

海外网上文学漫谈（代序）

唐散宜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杜甫《梦李白》之一）古文人对另一位古文人的沉痛问话，到了今天，对中文网络作者而言，却是梦想成真，成为虚拟世界中自由创作的生动写照。网络为他们插上翅膀，文学翻出新生面。

不过，新生事物总是会引来疑虑的眼光。《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惠的文章《网上文学原生态》就说：“网上‘自由作家群’的作品总体质量并不高，多数只是些关于玩电脑的感受和关于个人情感生活的小散文等”；即使有个别的“纯文学”作品，在网上也是没人看的。

笔者的网络资历，应当说是足够老的。6年前，海外建立因特网上第一个中文讨论组（Usenet，alt. chinese. text，简称ACT）时，我就已经挂在网上了。在这里，我愿以一个老网人的身份，探讨一下网上文学的成绩与尚待努力之处。

一

陈洁惠的文章强调“纯文学”，我们似乎先应该谈谈“纯文学”的定义。按现在国内报刊上的通常用法，所谓“纯文学”，指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模仿“新译文”（特别是模仿法国“新小说”的译文）的“先锋派”作家作品。这种东西，就算将来会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时下，恕我直言，不要说在网上，就是在网下也是没有多少人读的。何况这样的“纯文学”作品，也不

适合在线阅读。

当今的时代是影视时代。西方“纯文学”作家有意要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影视的艺术体验，他们的散文体小说，往往有十来个散漫的开端，到最后才绞结在一起，加上许多横溢出去的评论，使得电影电视很难处理。同时，也使习惯于影视直观的年轻人和习惯于传统小说故事的成年人都觉得难以阅读。所谓的法国“新小说”，在法国流行后的一大“成就”，是20多年内没有一本书能爬上英美图书市场的流行榜。国内某些当红作家，似乎喜欢把法国“新小说”挂在嘴上当“文字父母”。但在北美，读这类玩艺的，只有学术圈里每天脑袋耷在桌上用鼻子推来推去推橡皮的新锐文学博士。哪怕西蒙(Claude Simon)在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改变不了，受众的反应。一些法国评论家哀叹说：法国人已经不知道如何写小说了。

这当然不是说法国“新小说”就一无是处。比如刚得了美国图书评论奖的短篇小说集《好女之爱》(The Love of a Good Woman)就可以看出有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但是爱丽丝·毛罗(Alice Munro)的故事本身也写得很棒，今年以来，已经高居流行榜几个月了。

现在，假设《好女之爱》被“盗版”上网……

就讲被用作书名的那个故事：一个被称为“天使”的女护士，专门照顾垂死的病人。她正在照料的女病人，临死前告诉她一个秘密：自己的丈夫杀死了镇上的眼科医生。病人死后，女护士决定按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她将邀请那位丈夫——也是她中学里爱恋过的同学——去河里划船，告诉他自己不会游泳，然后问他杀人的事。如果他认罪并向警察自首，女护士愿在狱外等他一辈子。如果他杀人灭口把女护士打下水，她相信他将永远被懊悔折磨，这将是上帝的更重的惩罚。但在一起出门去划船之前，女护士突然意识到病人临死前的“透露”完全可能是编造，别人都

“知道”医生是溺死的，为什么她就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并和自己的中学甜心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呢？故事就此结束。

很多作家的小说，读完了让人舒口气：嚯，总算写完了。但看这样的故事，你总想知道那男的到底杀了人没有，于是要从头再看医生的尸首是怎样发现的，跟病人讲的话比较，核对细节，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读完故事，思考才开始。作者看似漫不经心地从几个“入口”堆积了一批细节，然后突然挥手隐退，迫使读者捡起这些细节，重构整个故事，在重构中体验作者的匠心并挖掘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样的故事，读时有智力受到挑战的愉悦，读后有感情得到清理的澄静，顺便再祝贺自己一把：没爱过值得爱的女人，你还真读不懂啊！

可惜网络的阅读形式，并不适合于前后翻检地反复思考，特别是在传载速度比较慢的时候。这样的作品，不但影视很难处理，网络同样很难处理。

爱丽丝·毛罗是那种出一本书就要得一个国际知名文学奖的大师，我们现在还不能要求中文网络作者写出《好女之爱》这样既前卫又畅销的作品。即使专业作家里，又有几个能达到这一水准？但是，如果我们不那么专注于所谓的“纯文学”，而是在比较传统的意义上看待网上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网络其实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很多人在那里已经大有作为。

二

国内的网站，从海外接过去，速度太慢，本人去的不多，不够了解。下面主要谈海外的中文网上文学创作。

本文的篇幅不允许大段大段地引用他们的文字，首先还是让我们看看来自中国大陆的网络作者的素质。不错，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理工的，似乎与文学没有多少缘分。但是这些人在中学时代几乎都是拔尖的高才生，考大学“指哪打哪”，考理工并不意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着他们文科就不行。笔者有位学物理的师弟，他的中文系妻子的毕业论文就是他写的。何况网络作者中科班出身读文科的并不少。

另外，理工科也有理工科的优势。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和《新大陆》等在国内上映时，报纸上常有人撰文讽刺："仿佛是一场诉苦接力赛，接力棒传到谁手上，苦难便骤然降临。他们好像不是公派或自费留学的学子，而是一支劳务输出大军，有干不完的苦差事，受不完的罪。"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我所看到的同类文艺作品中吃苦永远是主题，而我们从媒体中得到的，成功永远是主题？"那些"苦熬几年，攻克世界难题"、"成功的光环从太平洋的那边一直闪耀到这端"的学子在哪里？不考虑宣传的因素，文艺作品与新闻报导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差，一个原因是写文艺作品的多为文科生，在外谋生不易，他们的个人经验使他们倾向于夸大阴暗面，把堂堂正正的留学生写得像是整天为身份和饭碗而提心吊胆的"偷渡客"。新闻报导的成功事例，则多是理工科，读学位时拿助教工资，毕业后找个年薪数万的高科技工作，或许不发财，但至少有房有车，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所写的东西，基调就要积极得多，更贴近留学生活的主流，往往也更全面地反映了国外生活的众生相。

这是海外中文网络作者的素质和优势，那么他们的实际成绩如何？我想，指出一条就够了：已经有很多作品，是先贴在网上，然后才登上印刷版文学杂志的。例如，图雅的小说《小野太郎的月光》和《寻龙记》在台湾得到主要大报的文学奖；滴多的中篇小说《心有别趣》发表在去年第6期的《小说界》；马兰的小说《大善人俱乐部》登在《漓江》停刊前的最后一期；祥子有多首诗发表在《花城》上；啸尘的散文连续发表在《华声月报》；曾晓文的小说《网人》在台湾获得了《联合报》小说奖，里面的中心桥段——真实生活中的男女对手是夜夜在网络上匿名闲聊的亲密朋友——也为去年圣诞节前广受瞩目的贺岁片《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所采用。另外，据我所知，还有一些作品已被国内文学杂志接受，将在今年陆续刊出。

一些有远见的出版社已经出版或正在编辑网上文集。除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这套丛书之外，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当代留学生文丛”，在去年和今年分别出版了散文集《在美国的一种成长》和小说集《美利坚的天空下》，销售良好。

曾任职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耶鲁大学东亚系的文学评论家苏炜，在为《美利坚的天空下》写序言时，高度赞扬说：“为什么，‘留学’、‘留美’，‘托（福）派’、‘绿卡族’之类，仍旧成为当今时世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趋之若鹜的潮流，似乎永远挥之不去的热门时尚呢？其中，有什么玄奥所在呢？——这就是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了。本书脱尽了各种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式的想象、猎奇与感伤，将留学生每一个时段的生活层层剥笋似地充分具象化、现场化甚至即时即景化，如此便为读者观者拓展出一个纤毫俱现的‘3D’（立体）世界，足以化解掉那些‘概念先行’的‘天堂’、‘地狱’一类疑团了。”苏炜提到了“即时即景化”，正是网络的“即时发表”的环境，带来了网络作者喜欢描写仍然活跃在眼前的新鲜映象的特点。

苏炜特别欣赏开篇的啸尘，说她“似乎初试啼声就俨然有大将之风，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恍眼间大有张爱玲海派遗风，又让人品出一点王安忆的韵味。来自北京的人，其小说善于把历史的沉痛融入有趣的故事，而文笔则证明了“京味”并不就是痞气，“侠味”并不就是流气。另外，滴多的善解风情，羽醇的妙语如珠，寄北的sweetness and light（英文成语，蜜蜂给人甜的蜜和可制烛的蜡，借指极好的为人），读来都令人咀嚼再三。马兰的黑色幽默则是中文网的异数。她的《大善人俱乐部》令人忍俊不禁。“五讲四美”检查团发现菜里营养不够，不批评饭店却要食客出钱加菜吃够营养。改变了美国文学潮流的小说《第22条军规》里说到：

医院从伤兵的胳膊把药液灌进去，肾脏里流出来后，回收了再给伤兵从胳膊灌进去。曾经见过国内比较文学教授写文章，非常欣赏这个细节，认为讽刺了资本主义的病入膏肓，再怎么补救也只是灌尿液。其实，1941 年青霉素刚发明时，因为太珍贵，医院确实回收病人的尿液，提炼未分解的青霉素。约瑟夫·海勒的讽刺是有本可查的，而马兰同样高妙的讽刺却是妙手偶得，这就是才气。

海外中文网络作者中，还有一部分“小留学生”，他们从小就来到西方，对所在社会的体验，又要胜过那些大学毕业后才出国读研究生的。例如，其小说《一夜情》被选入《美利坚的天空下》的伊可，颇有香港作家亦舒的笔意，善于描写都市中的白领女子。伊可诗也写得好，延伸至她的小说语言，看似浅白却深有话外之致，往往以富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映照出深刻的生活内涵。她在短篇小说《结婚》里写一个女孩准备婚礼：“裙摆一定要长要漂亮，因为行礼的时候，别人在背后看到的只有裙摆。尤其如果主婚人喋喋不休的话，参加婚礼的人可能就只对裙摆留下印象了。”当主婚的牧师在讲解婚姻的意义时，宾客都嫌他啰嗦，看着新娘的裙摆解闷。一片裙摆，就指明了婚姻在现代人心里的低落地位。

上面谈的主要是小说，其实，网上文学中数量最多的是散文。这就又要说到理工科的好处了。《中国青年报》曾有文章说：“写散文必须要有学问功底。以散文传统最发达的法国为例，他们认定的经典散文家基本上都是博学之辈，而且未必以创作为主业……因此，散文创作很可能会走向专业化道路，而不是职业化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你说‘我是写散文的’，那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说‘我是搞天体物理的，业余时间写点散文’，那一定不可小视，因为你有某种学问的功底，跟别人不一样。”科技专家写散文，在印刷报刊或许是特例，但在海外的中文网却是通例。

尽管有这样的成绩，不可否认，很不幸的是缺乏网络经验的人，很难穿过网上山堆海积般的字障文碍，找到有信息、有深度、有文学修养的值得一读的作品。因特网的前身是美国军方的ARPAnet，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在一半以上的通讯控制中心被摧毁后，各导弹发射单位仍能协调配合。网上缺乏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很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为制造劣币太容易了，花的成本太低了。抽出小学作文本，抄篇拣到钱包交了公的“一件好事”，别人也不能阻止你贴上网。很多论坛确实是劣币泛滥成灾，谁有那么多工夫在无数劣币中搜寻个别良币？

网上阅读还有个编排格式的问题。自由发表也意味着自由地以任何格式发表，不管这格式对于读者是多么地不方便。比如有的人贴文章不断行，每一段是一条长行，在“网景”中看时，要按着鼠标无限期向右移动。如果格式乱七八糟，让人读起来不畅快，即使内容对胃口，很多读者还是要说“拜拜”。

要使阅读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更愉快的经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电子刊物。志愿编辑们的辛勤劳动，一是汇集了优秀的文章，二是转换成了养眼的格式，让人读起来，省时又进补。有名望的网络作者也更愿意把他们的文章交给有名望的网络刊物。陈洁惠文章里介绍的几个网站之外，如果你想看不那么“纯文学”的、更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可以试试1997年3月2日创刊的《国风》(http://www.GuoFeng.aan.net/)。

《国风》是谈论文化和海外生活的园地，聚集了一批海外中文网络高手。前面提到的网络作者，多是《国风》的专栏主持，或为《国风》写过稿。目前《国风》有小说、散文、杂文和文学评论等十多个专栏，以适应不同口味的读者的需要。很多网人现在几乎天天要在网上“滑水”，所以《国风》在每个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更新一个专栏，即贴出一篇新文章。在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不妨连到《国风》，读读当天的新作，权当是喝杯咖啡，或

泡一壶好茶。

三

毋庸讳言，作为业余写手，网络作者的文字尚不那么老练，艺术上往往还比较粗糙。就举小说的例子。现在基本上还是上一世纪的传统写法，围绕着一两个男女主角编故事。叙述速度常常显得太快。在结构上只有主干，缺乏旁枝，也缺乏更广阔的社会内容的花花叶叶。明明是亲身经历的很真实的故事，由于忽略了细部的场景刻划，反让人觉得是编造。在这方面，网络作者确实还要向文学大家和名家多多学习，继续提高自己的水平。

比如，说到要办什么事，主角穿上衣服就出去了。像托尔斯泰那样，《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渥伦斯基摸摸自己的小腿（不算戴帽子，穿靴子是从前贵族男性打扮出门的最后一步）：很结实啊，皮肤很光滑啊，肌肉伸缩很有力啊。然后他心情很好地出去会情人。小腿在这里成了与“灵”相对的“肉”的象征，从这样的习惯动作里写出了男人对待爱情的肉欲心理。或者，像写过几本畅销书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刘福莲那样，写一个男人去诊所检查性功能，找到了地方，不是急急地走进去，而是仍然坐在车里，摸出报纸，对着广告核对诊所那块小小的招牌。再写几笔那广告旁边又是些什么广告。男人的犹豫不决的心情，他感到的屈辱，没有明写的在纸上游移的目光，同时有机地结合进来的社会内容——那些别的广告，都在这个细节里写出来了。网上文学中，还很少发现如此细腻的笔触。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小看未经深度加工的网上文学“原生态”。中国文学史一再表明，民间的“原生态”是新的文学形式兴起的前奏和基础。诗、词、曲和话本（小说）等，都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才被文人袭用，并经文人之手，改造提炼为比较精致比较高雅的形式。就拿宋词来说，要先有了唐末的鄙俗的敦煌曲

子词，先有了五代的“南国婵娟，笑唱莲舟之引”（改欧阳炯《花间集》序之句），然后才有北宋苏东坡的以诗入词和周清真的集大成，才有南宋辛稼轩的经史子集拉杂缀用，才有姜白石的以健笔写柔情。谁知道网络作者会给文学带来怎样的冲击呢？他们的“即时即景化”的特点，不正和现在英美的小说与新闻报导合流的趋势暗合吗？其实又何止是英美，写了《百年孤独》的诺贝尔桂冠作家马尔克斯，最近还买了哥伦比亚的一家报社，宣布重操记者旧业呢。

网络作者固然应该提高写作水平，但是，网上文学大可不必向那种“纯”的方向发展。毕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创作，而民间创作自有它的特色。文化大革命中，有位朋友上山下乡，那时他已经偷偷读过了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禁书”，在同时代人里，要算是说话很优雅的。但听到没有念过几天书的山妹子低头说一句，“哥啊，见到你我奶子痛哩”，心中却被震得七荤八素。民间创作，要的就是这种泼剌剌的野趣。

因特网的建造和推广，使成千上万的人虽然丢掉了笔却拿起了键盘，他们写电子邮件，写讨论组帖子，写聊天室瞬时“对话”，也为电子刊物写稿件。有人评论说：因特网使后工业时代被媒体笼罩的人们重新发现了通过写作而表达自己的乐趣。

人都是喜欢表达自己的，但愿这种网上的文字表达是自发的，力求优美，但决不因此而晦涩或做作。

网文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